

# 两女生手牵手自杀 死前被谣传怀孕

小慧(化名)和小华(化名)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黄坑中学的初二学生。5月11日中午,两人一起在学校边的水库投水自杀。杀死她们的是同学间流传甚烈的流言蜚语:最初传她们谈恋爱,随后传她们与高年级男生同居。

在她们投水死后,传言竟愈加升级——指两人自杀是因为与男生同居后怀孕了。当然,感受不到家庭温暖以及无法排解苦恼也应是她们自杀的推动。

女孩死后,家长指责学校没有尽到职责,学校认为是父母不和、重男轻女等家庭因素导致了女孩的自杀。

## 两初中女生水库边消失

5月11日晚7时许,韶关南雄市妇幼保健医院工地。正在干活的胡峰接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告诉他小慧上午请假出去,现在还没有回校,让他看看是回家了还是到亲戚家去了。

38岁的胡峰是湖南邵阳人,15年前来到南雄打工,小慧是他的大女儿,13年前在南雄出生,生前是南雄市黄坑中学初二学生。

胡峰回到家,没有见到女儿。他打电话去南雄的姐姐家,姐姐也说没有看到。晚8时13分,胡峰搭摩托车来到黄坑中学。在学校教导处,他见到了沈明达——小华的父亲。小华今年17岁,与小慧同班。当天下午6时许,正在烟地里干活的沈明达也接到了和胡峰同样的电话。

老师简单地告诉他们,上午9时许,小慧和小华请假离校至今没回。同学小英(化名)反映,上午11时许,两个女孩去了距学校两三公里的黄坑镇云田水村围背水库。两人之前曾对小英说“这世界没什么好留恋,做人还不如做

鬼”。小英回校后感到心里不安,就和同学又赶去水库,发现了她们的校卡,水面上还漂浮着小慧的凉鞋,因此担心两个女孩投水自杀了。

沈明达、胡峰和一些师生当即赶往水库,一番搜寻,没见到两人的踪影。晚10时,学校向黄坑派出所报警。民警随后赶到并组织人员打捞,直到第二天凌晨,依然一无所获。

## 两女 QQ 神秘上线但未回复

她们会不会没有去水库?黄坑中学校长邓华君说,考虑到两个女孩平时喜欢上网聊QQ,在打捞的同时,学校又派出专人在网上监控。

5月12日早上8时许,小慧的QQ头像突然由暗变亮,与此同时,小华的QQ也上线了。邓华君说,这让他们感到惊喜,连忙向两个女孩发去信息,但没有回复。他们随即发动学校所有认识两个女孩的师生,到周边城镇的网吧逐一寻找,却都不见人影。

学校又与韶关市公安局联系,希望通过他们确定两个QQ是在什么地方登录的。“只要她们回一个信息,我们马上就能确定。”对方说,但需要两人都回一个信息。直到中午11时45分,两个QQ同时下线,却没有任何回复。

对这个神秘的事件,邓华君校长认为,可能是两个女孩的QQ被人盗取了。

## 放牛村民水库发现两女尸

5月13日早晨5时许,黄坑镇云田水村围背水库边,一个早起放牛的村民发现水库里漂着一个人,穿着黄坑中学的校服。接到报告,胡峰、沈明达、学校有关领导以及黄坑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水库。

浮在水面上的是小华,在她身下的是小慧。当她们被打捞出水时,人们发现小华的左



差一点和两个好朋友一起投水的小英,想起死去的朋友很伤心

手和小慧的右手是用学校校卡的挂绳牢牢地绑在一起的。

“她们打的是农民绑牛用的那种结,死结。”邓华君说,这种结越挣扎捆得越紧。

## 与人同居传闻令她们孤立

也许,只有小英能够理解小慧和小华为什么要自杀。她说,当时她也有过同样的念头,只是最后时刻她想到了“这样做对不起爸爸妈妈”。小英说,小慧和小华自杀的原因是她们生活得不快乐。因为在学校被流言包围,遭同学孤立;回到家,也感受不到温暖。

14岁的小英和小慧是小学同学,初中又同班。去年秋季,小华来到她们班,3人与班上另一个女孩小莉渐渐成

为好友。因为她们经常与其他班级男生一起玩,同学中开始流传一些有关她们的流言蜚语。她没说流言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整个班就都觉得我们不好”。

记者的调查则显示,这些流言最初是传她们谈恋爱,随后又传她们与高年级男生在出租屋中同居。这些传言让4个女孩与同学间产生隔阂,她们开始被孤立。班主任罗晓峰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她们几个经常一起玩,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有点排斥。”

## 同为留守孩子四女成朋友

对于四个女孩来说,传言难以承受。小英说,更苦恼的是无处诉说。

小英说,小慧和小华家都是姐弟三人,父母都重男轻女,偏爱弟弟,这让她们感受到了冷落。这和学校老师介绍的情况一样。有一次,小英和小华母女3人一起逛街。一路上,沈母不停问小华的弟弟想买什么,吃什么,有求必应。可小华想买一支圆珠笔,母亲却要她自己(拿钱)买。“当时我就觉得她妈妈好偏心。”小英说。

小慧家里,父母时常吵架,有时母亲还会打骂她。小英说,周末放假,小慧有时会先到她家,玩到很晚才会回去。“因为她说不想回家”。

小英也同样家庭不幸。两年前,因为家庭矛盾,母亲喝农药自杀,现在父亲长期外出打工,她只能在家与奶奶相依为命。

小莉的父母也全都在外打工,只有奶奶在家看护她和在南雄市上学的哥哥。

正是这种相近的家庭,把四个女孩拉在了一起。小英说,她们“性格很合,在一起,很聊得来”。

## 投水前三女生越聊越伤心

据悉,在两人投水前一晚,小慧、小华、小英3人来到小慧家以前在黄坑镇租住的屋子,边吃边聊。

“她们就说说在学校里,会被人家说一些不好的话,还说反正家里面有三个(孩子),自

己不重要,然后说还不如去死了算了。”小英回忆当时聊天的情景说。3人还聊到了鬼。“活着太累了,还不如死了算了。死了变成鬼,就不会被人欺负,还可以报复那些欺负她们的人。”围绕着这样的话题,3人越聊越伤心,小慧和小华透露了一起去死的念头。

小英没有劝阻两个同伴,因为她“也有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也想到过(不如死了算了)”。但“我死了,就对不起爸爸妈妈”,她对两个朋友说。

“你舍不得父母,你就回去吧。”5月11日上午11时许,3个伙伴请假离开学校,然后在一片小树林边告别。小英走回学校,小慧和小华走向围背水库。分别前,小华还委托小英把饭卡交给弟弟。

打捞出水的时候,小慧的右手和小华的左手用校卡的挂绳绑在一起。她们为什么要这样?

“她们说要一起生,一起死。”豆大的泪珠顺着小英的脸颊滚落。

## 学校家长互相指责

“五一”回来放7天假,她帮着下地锄草,她都没说自己有什么过错。她性格很好的,你打了她,她都要吃饭,怎么会去死呢?”小华的母亲说,女儿死后,他们已经多次找到学校要求赔偿,但学校要求他们等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

而胡峰则认为,两个女孩早晨9时就请假出去,学校却直到下午才发现并开始寻找,“假如学校早有反应,马上去找,她们就不会下水库了”。

班主任罗晓峰表示,家庭因素是两个女孩自杀的重要原因。“她们家庭都比较重男轻女,父母对弟弟千依百顺,对姐姐都是漠不关心,家庭交流都是骂的口吻。”

黄坑中学校长邓华君则强调,得到班主任老师报告后,学校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而非像胡峰说的那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据《南方都市报》

# 中国女工大马无辜被指卖淫求救大使馆



20名中国女工来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口求救

20名中国女工被编困在马来西亚,她们先后受到高薪宣传骗局和无辜背上“卖淫”罪名的遭遇,被迫求救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在华人使领馆多方协调处理下而获救。目前,初步查证这次中介活动是属于非法的,相关人员在国内已经被监控起来。

## 身陷骗局多方求救

经过70天的煎熬和等待后,杨柳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5月27日凌晨,她的“娘家人”——陕西省相关部门负责人抵达吉隆坡,这意味着,她在马来西亚的苦日子就此结束,过不了几天,她就可以回国了。

大约两个半月前,这位20岁的陕西女孩和其他19位中国女工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西安。她们怀揣着淘金的梦

想,不远万里来到马来西亚一个偏远的乡镇制衣厂,可是,令这群善良贫苦的女工没有想到的是,从她们看到招聘广告的那天起,就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之中。

孙鲁华也许是她们最先求救的对象,这位马来西亚华人工会青年团公共投诉局副主任平日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国劳工解决一些劳务纠纷。5月29日,他回忆说:“4月21日,一位中国女工到我办公室,跟我说她们被骗了,希望我们协助她们解决问题。”

根据那位女工对孙鲁华的叙述,国内劳务中介声称给她们的月薪将是400~550美元,但到了马来西亚跟厂商签订合同的时候,只有850马币(1美元约合3.5马币),差距太大。“这850马币还要扣除

100多马币的税收,还有250马币的伙食费,最后也就剩500马币。”孙鲁华说,“这样一来,她们就等于白做,因为她们光中介费就花了1.6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到马来西亚的路费和其他费用,差不多已花了2万块。”

据女工介绍,中介公司是陕西省劳务部门委任的一个公司,这些女工是从报纸上看到广告去报名的。

就在女工向孙鲁华讲述她们悲惨遭遇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那家名叫“优雅”的制衣厂里,女工们却怎么也优雅潇洒不起来了。跟厂商多次交涉未果之后,她们已经陆续展开了罢工行动。媒体是她们想到的另一个求救渠道,其中就包括马来西亚第三大华文报纸《光明日报》编辑部。

“她们觉得那边待不下去了,宿舍的条件也很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新闻部主任戴志强对记者说,他随即派记者前往她们所在工厂进行实地调查采访,并对她们日后的每一步行动进行了跟踪采访。

## 华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听了那位女工的哭诉后,孙鲁华深感责任重大,按照以往处理这类事件的惯例,他马上与那家制衣厂老板、马来西亚当地中介公司,以及陕西的那家中介公司三方取得联系。

很快,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5月1日,在当地属于合法的大陆中介就派人到马

来西亚。”可令孙鲁华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就是不承认当时有承诺那么高的收入,隔天就走了。”

无奈之下,女工们不得不求救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5月8日,她们带着行李,乘坐巴士从200公里外的工厂来到吉隆坡,在《光明日报》记者的接应和指引下,来到位于吉隆坡安邦路的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前求救。

“领事回复说,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也可以代为保管女工们的行李,但是没有办法提供住宿。”戴志强说。领事部联系到当地华人慈善社团中经常为救助中国劳工而奔走的郑大姐,一同想办法。

第二天,在使馆方面和郑大姐的安排下,这群女工在吉隆坡才有了一个栖身之地——怡保路的太阳酒店。虽然不是星级酒店,但是开销也不小,据戴志强估计:“20个人,4个房间,再加上三餐,每天至少需要500马币。”为了缩减开销,“吃饭都是派人在外面打包送给她们吃”,郑大姐说。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在报纸上刊登特别声明,发起“光明公益金”为这些女工筹集回家的路费。“总共筹集了1万马币,华人读者邮寄款2000,我们报社自己捐了8000。”戴志强说。

## 无辜背上“卖淫”罪名

本以为有了好心人和大使

馆的帮助,可以暂时过上一段稍微舒服一点的日子,但是祸不单行,大约在入住酒店一个半月后,这些女工又遇到了另一桩倒霉事。5月21日,马来西亚当地警方突然将她们带回警局审问,罪名竟是“卖淫”!

“晚上7点就来抓人,晚饭还没送过去。”郑大姐回忆说,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的郭秘书闻讯立即赶到,但是警方执意将她们带回警局。

第二天早上8点,郭秘书给郑大姐打电话:“郑姐,你可以放心回去吃早饭了,女工们下午3点回到酒店。”事后才知道,是有不明人士给她们安了莫须有的罪名,马来西亚警方调查清楚后将她们释放了。

尽管是虚惊一场,但还是给女工们带来了不安,毕竟她们什么时候能回国还是未知数,而且没有工作许可证和护照,无法自由活动,大使馆开具的证明是她们唯一的通行证。“她们心情一直很低落。”经常去看望她们的郑大姐说。

## 使馆多方协调处理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从5月9日开始,在国内外展开的各方联系和沟通工作一直在继续。

“我们一方面与制衣厂联系,希望厂商不要取消工作许可,保留她们的合法身份,以免出境的时候遇到麻烦。另一方面,要求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协助处理,进行调查。”5月29日上午,负责处理此次

事务的参赞申永先对记者说。申永先说,这是一起典型的劳务纠纷,雇主本身也受到损失。

“陕西方面的劳动保障局、警方、外事办公室,正在联合进行全面的调查。还有一个女工是安徽省的,需要协调。”申永先说,所以进展才稍微慢了一点;初步查证这次中介活动是属于非法的,相关人员在国内已经被监控起来。”

“陕西省政府会给这些女工购买机票。”申永先说,应该在近期,可以安排她们回国。

## 外面的世界并非遍地黄金

每天,都有中国劳工涌入马来西亚想一圆发财梦。然而,马来西亚真的是黄金地吗?

“马来西亚需要200多万外劳,这边的外劳主要来自印尼、孟加拉、尼泊尔等这些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申永先说,但是他们收入普遍比较低,月薪很少会超过1000马币。

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新闻部主任戴志强的话也印证了申永先的说法:“这里并不是遍地黄金。吉隆坡普通编辑的薪水只有1000多马币。何况是工厂女工,不可能有收入几千块马币的。”

“马来西亚有一些特批项目是批准中国劳工进入的,比如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行业,如足底按摩、建筑行业等等。另外,制造业也比较宽松一些。”申永先介绍说,还有不少行业是中国劳工无法适应的。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规定一些特定的行业禁止外劳进入务工。

据《国际先驱导报》